

京本通俗小說

京
本
通
俗
小
說

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

京本通俗小說

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捌號
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新華印刷廠上海廠印刷

(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)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
字數：五六、〇〇〇字 印數：〇〇〇〇—一八、一〇〇冊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經卅二分之一 印張：三又八分之五
類別：文學—小說 書號：第四號 定價：二、七〇〇元

出版者說明

宋朝時候，隨着商業經濟的繁榮，以講說各種歷史的、神怪的、人情的等等故事來娛悅人們的說話人的行業，也興盛起來了。宋人及宋元間人做的幾本有關那時都市社會生活的筆記，都曾詳細記述說話的種類和有名的說話人的姓名。例如周密『武林舊事』的『諸色伎藝人』條下，記載南宋首都杭州的說話人，知名的共有百人以上。可見那時說話行業的盛況。

說話人用熟練的技巧，曲折的故事，來吸引廣大的聽衆。他們爲了使講說有所憑藉，以及爲了傳習之用，便用文字記下或創作他們講說的故事，作爲底本，這便是所謂『話本』了。『京本通俗小說』，就是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話本之一。這裏面收入的幾篇小說，故事的曲折是不必說，同時也真實、生動地記錄了當時的社會生活以及風俗人情；更由於出色地提煉了生活的語言，在藝術性方面，也達到了一定的高度，這對後世長、短篇小說的創作，是有很大影響的。

關於這種話本小說的取材及體製，魯迅先生說得最明白：

「……其取材多在近時，或採之他種說部，主在娛心，而難以懲勸。體製則什九先

以閒話或他事，後乃綴合，以入正文。」（見『中國小說史略』第十二篇）

我們這次印行的「京本通俗小說」，是繆荃孫（江東老嫗）在一九一五年刊行的，但不是全書，只是卷十至卷十六的殘本，一共包括七個短篇小說，即：

第十卷：「碾玉觀音」（分上下兩回）；第十一卷：「菩薩蠻」；第十二卷：「西山一窟鬼」；第十三卷：「志誠張主管」；第十四卷：「拗相公」；第十五卷：「錯斬崔寧」；第十六卷：「馮玉梅團圓」。

據繆氏說，「尚有『定州三怪』一回，破碎太甚，『金主亮荒淫』兩卷，過於穢褻，未敢傳摹」。被他去掉。至於全書究竟共有幾卷，已無從知道，可能是具有相當數量的彙刻。繆氏說他根據的底本「的是影元人寫本」（見書末跋語），他的話若是可信，則似在明代以前已有編集、彙刻的通俗小說了。這些小說後來又被分別選入明代的兩部短篇小說總集裏〔一〕。

我們印行這部書所根據的底本，就是繆荃孫景刻的本子。除了分段及標點，又把一些「減筆小寫」儘可能改成了正寫，明顯的誤字處也做了一些改動。因限於能力，錯誤在所難免，尚請讀者指正。

「〔一〕」京本通俗小說」殘本裏已刊的七篇及未刊的兩篇平話，後來都被收入在明代有名的短篇小說總集「警世通言」及「醒世恆言」裏面，但篇名不同，文字也有修改。現將篇目分列於下，供讀者參考：

「碾玉觀音」即「警世通言」卷八「崔待詔生死冤家」；

「菩薩蠻」即同書卷七「陳可常端陽仙化」；

「西山一窟鬼」即同書卷十四「一窟鬼癩道人除怪」；

「志誠張主管」即同書卷十六「小夫人金錢贈年少」或「張主管志誠脫奇禍」；

「拗相公」即同書卷四「拗相公飲恨半山堂」；

「馮玉梅團圓」即同書卷十二「范鰲兒雙鏡團圓」；

「錯斬崔寧」即「醒世恆言」卷三十三「十五貫戲言成巧禍」；

「定州（應作山）三怪」即「警世通言」卷十九「崔衙內白鶴招妖」；

「金主亮荒淫」即「醒世恆言」卷二十三「金海陵縱欲亡身」。

目錄

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卷	一
碾玉觀音(上)	一
碾玉觀音(下)	八
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一卷	二七
菩薩蠻	二七
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二卷	二九
西山一窟鬼	二九
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三卷	四三
志誠張主管	四三
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四卷	五七
拗相公	五七

京本通俗小說

二

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五卷

七

錯斬崔寧

七

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六卷

九

馮玉梅團圓

九

江東老嫗跋

一〇

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卷

碾玉觀音（上）

山色晴嵐景物佳，煖烘回雁起平沙。東郊漸覺花供眼，南陌依稀草吐芽。堤上柳，未藏鴉，尋芳趁步到山家。隴頭幾樹紅梅落，紅杏枝頭未着花。

這首「鷓鴣天」說孟春景致，原來又不如「仲春詞」做得好：

每日青樓醉夢中，不知城外又春濃。杏花初落疎疎雨，楊柳輕搖淡淡風。浮畫舫，躍青驄，小橋門外綠陰籠。行人不入神仙地，人在珠簾第幾重？

這首詞說仲春景致，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「季春詞」又好：

先自春光似酒濃，時聽燕語透簾櫳。小橋楊柳飄香絮，山寺緋桃散落紅。鶯漸老，蝶西東，春歸難覓恨無窮。侵墻草色迷朝雨，滿地梨花逐曉風。

這三首詞，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，原來這春歸去，是東風斷送的，有詩道：

春日春風有時好，春日春風有時惡。不得春風花不開，花開又被風吹落。
蘇東坡道：『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，是春雨斷送春歸去。』有詩道：

雨前初見花間蕊，雨後全無葉底花。蜂蝶紛紛過牆去，却疑春色在鄰家。
秦少游道：『也不干風事，也不干雨事，是柳絮飄將春色去。』有詩道：

三月柳花輕復散，飄颻瀟灑送春歸。此花本是無情物，一向東飛一向西。
邵堯夫道：『也不干柳絮事，是胡蝶採將春色去。』有詩道：

花正開時當三月，胡蝶飛來忙劫劫。採將春色向天涯，行人路上添淒切。
曾兩府道：『也不干胡蝶事，是黃鶯啼得春歸去。』有詩道：

花正開時艷正濃，春宵何事老芳叢？黃鸝啼得春歸去，無限園林轉首空。
朱希真道：『也不干黃鶯事，是杜鵑啼得春歸去。』有詩道：

杜鵑叫得春歸去，物邊啼血尙猶存。庭院日長空悄悄，教人生怕到黃昏。
蘇小妹道：『都不干這幾件事，是燕子唧將春色去。』有『蝶戀花』詞爲證：

妾本錢塘江上住，花開花落，不管流年度。燕子唧將春色去，紗窗幾陣黃梅雨。斜
插犀梳雲半吐，檀板輕敲，唱徹『黃金樓』。歌罷綵雲無覓處，夢回明月生南浦。

王岩叟道：「也不干風事，也不干雨事，也不干柳絮事，也不干胡蝶事，也不干黃鸝事，也不干杜鵑事，也不干燕子事，是九十日春光已過，春歸去。」曾有詩道：

怨風怨雨兩俱非，風雨不來春亦歸。腮邊紅褪青梅小，口角黃消乳燕飛。

蜀魄健啼花影去，吳蠶強食柘桑稀。直惱春歸無覓處，江湖辜負一蓑衣！

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？紹興年間，行在有個關西延州延安府人，本身是三鎮節度使咸安郡王。當時怕春歸去，將帶着許多鈞眷遊春。至晚回家，來到錢塘門裏，車橋前面。鈞眷轎子過了，後面是郡王轎子到來。只聽得橋下裋褐舖裏一個人叫道：「我兒出來看郡王！」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，叫幫總虞候道：「我從前要尋這個人，今日却在這裏！只在你身上，明日要這個人入府中來！」當時虞候聲諾，來尋這個看郡王的人，是甚色目人？正是：

塵隨車馬何年盡？情繫人心早晚休。

只見車橋下一個人家，門前出着一面招牌，寫着「璩家裝裱古今書畫」。舖裏一個老兒，引着一個女兒，生得如何？

雲鬢輕籠蟬翼，蛾眉淡拂春山。朱唇綴一顆櫻桃，皓齒排兩行碎玉。蓮步半折小弓弓，鶯囀一聲嬌滴滴。

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。虞候卽時來他家對門一個茶坊裏坐定，婆婆把茶點來，虞候道：「啓請婆婆，過對門棧梢舖裏，請璵大夫來說話。」婆婆便去請到來。兩個相揖了，就坐，璵待詔問：「府幹有何見諭？」虞候道：「無甚事，閒問則個。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，是令愛麼？」待詔道：「正是拙女，止有三口。」虞候又問：「小娘子貴庚？」待詔應道：「一十八歲。」再問：「小娘子如今要嫁人，却是趨奉官員？」待詔道：「老拙家寒，那討錢來嫁人？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。」虞候道：「小娘子有甚本事？」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，有詞寄「眼兒媚」爲證：

深閨小院日初長，嬌女綺羅裳。不做東君造化，金針刺繡羣芳樣。斜枝嫩葉包開蕊，唯只欠馨香。曾向園林深處，引教蝶亂蜂狂。

原來這女兒會繡作。虞候道：「適來郡王在轎裏，看見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裏肚。府中正要尋一個繡作的人，老丈何不獻與郡王？」璵公歸去與婆婆說了，到明日寫一紙獻狀，獻來府中。郡王給與身價，因此取名秀秀養娘。

不則一日，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，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。郡王看了歡喜道：「主上賜與我團花戰袍，却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？」去府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

美玉來，即時叫將門下碾玉待詔道：「這塊玉堪做甚麼？」內中一個道：「好做一副勸盃。」郡王道：「可惜！恁般一塊玉，如何將來只做得一副勸盃！」又一個道：「這塊玉上尖下圓，好做一個摩侯羅兒。」郡王道：「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，尋常間又無用處。」數中一個後生，年紀二十五歲，姓崔名寧，趨事郡王數年，是昇州建康府人，當時叉手向前，對着郡王道：「告恩王：這塊玉上尖下圓，甚是不好，只好碾一個南海觀音。」郡王道：「好！正合我意！」就叫崔寧下手，不過兩個月，碾成了這個玉觀音。郡王即時寫表進上御前，龍顏大喜。崔寧就本府增添請給，遣遇郡王。

不則一日，時遇春天，崔待詔遊春回來，入得錢塘門，在一個酒肆，與三四個相知方纔吃得數盃，則聽得街上鬧炒炒，連忙推開樓窗看時，見亂烘烘道：「井亭橋有遺漏！」吃不得這酒，慌忙下酒樓看時，只見：

初如螢火，次若燈火。千條蠟燭焰難當，萬座漆盆敵不住；六丁神推倒寶天爐，八力士放起焚山火。驪山會上，料應褒姒逞嬌容；赤壁磯頭，想是周郎施妙策。五通神捧住火葫蘆，宋无忌趕番赤驃子。又不曾瀉燭澆油，直恁的烟飛火猛！

崔待詔望見了，急忙道：「在我本府前不遠！」奔到府中看時，已搬掣得罄盡，靜悄悄地

無一個人。崔待詔既不見人，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，去那左廊下，一個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裏出來，自言自語，與崔寧打個胸廝撞。崔寧認得是秀秀養娘，倒退兩步，低聲唱個喏。原來郡王當日嘗對崔寧許道：「待秀秀滿日，把來嫁與你。」這些衆人都攬掇道：「好對夫妻！」崔寧拜謝了，不則一番。崔寧是個單身，却也癡心；秀秀見恁地個後生，却也指望。當日有這遺漏，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，從左廊下出來，撞見崔寧，便道：「崔大夫！我出來得遲了，府中養娘，各自四散，管顧不得。你如今沒奈何，只得將我去躲避則個。」

當下崔寧和秀秀出府門，沿着河走到石灰橋。秀秀道：「崔大夫！我脚疼了，走不得。」崔寧指着前面道：「更行幾步，那裏便是崔寧住處。小娘子到家中歇脚，却也不妨。」到得家中坐定，秀秀道：「我肚裏飢，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吃。我受了些驚，得杯酒吃更好。」當時崔寧買將酒來，三盃兩盞，正是：

三盃竹葉穿心過，兩朵桃花上臉來。

道不得個「春爲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」。秀秀道：「你記得當時在月臺上賞月，把我許你，你兀自拜謝。你記得也不記得？」崔寧叉着手，只應得喏。秀秀道：「當日衆人都替你喝采：

「好對夫妻！」你怎地到忘了？」崔寧又則應得喏。秀秀道：「比似只管等待，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？不知你意下何如？」崔寧道：「豈敢！」秀秀道：「你知道不敢，我叫將起來，教壞了你。你却如何將我到家中？我明日府裏去說！」崔寧道：「告小娘子：要和崔寧做夫妻不妨；只一件，這裏住不得了。要好趁這個遺漏，人亂時，今夜就走開去，方纔使得。」秀秀道：「我既和你做夫妻，憑你行。」當夜做了夫妻。

四更已後，各帶着隨身金銀物件出門。離不得飢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迤邐來到衢州。崔寧道：「這裏是五路總頭，是打那條路去好？不若取信州路上去。我是碾玉作，信州有幾個相識，怕那裏安得身。」即時取路到信州。住了幾日，崔寧道：「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，若說道我等在此，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，不當穩便。不若離了信州，再往別處去。」兩個又起身上路，徑取潭州。

不則一日，到了潭州，却是走得遠了。就潭州市裏，討間房屋，出面招牌，寫着「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」。崔寧便對秀秀道：「這裏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，料得無事。你我安心，好做長久夫妻。」潭州也有幾個寄居官員，見崔寧是行在待詔，日逐也有生活得做。崔寧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，有曾到都下的，得知府中當夜失火，不見了一個養娘，出賞錢尋了幾

日，不知下落。也不知道崔寧將他走了，見在潭州住。

時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也有一年之上。忽一日，方早開門，見兩個着皂衫的，一似虞候、府幹打扮，入來鋪裏坐地，問道：「本官聽得說有個行在崔待詔，教請過來做生活。」崔寧分付了家中，隨這兩個人到湘潭縣路上來。便將崔寧到宅裏，相見官人，承攬了玉作生活。回路歸家，正行間，只見一個漢子，頭上帶個竹絲笠兒，穿着一領白段子兩上領布衫，青白行纏扎着褲子口，着一雙多耳麻鞋，挑着一個高肩担兒，正面來，把崔寧看了一看。崔寧却不見這漢面貌，這個人却見崔寧，從後大踏步尾着崔寧來。正是：

誰家稚子鳴榔板，驚起鴛鴦兩處飛。

碾玉觀音（下）

竹引牽牛花滿街，疎籬茅舍月光篩。琉璃盞內茅柴酒，白玉盤中簇荳梅。休懊惱，且開懷，平生贏得笑顏開。三千里地無知己，十萬軍中掛印來。

這隻『鷓鴣天』詞是關西秦州威武軍劉兩府所作，從順昌入戰之後，閒在家中，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。他是個不愛財的名將，家道貧寒，時常到村店中吃酒。店中人不識劉兩府，

謹呼囉呢。劉兩府道：「百萬番人，只如等閒。如今却被他們誣罔！」做了這隻「鷓鴣天」，流傳直到都下。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，見了這詞，好傷感：「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！」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劉兩府。今日崔寧的東人郡王，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，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。却經由潭州路過，見崔寧從湘潭路上來，一路尾着崔寧到家，正見秀秀坐在櫃身子裏。便撞破他們道：「崔大夫！多時不見，你却在這裏！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裏？郡王教我下書來潭州，今遇着你們。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？也好！」當時誆殺崔寧夫妻兩個，被他看破。

那人是誰？却是郡王府中一個排軍，從小伏侍郡王，見他朴實，差他送錢與劉兩府。這人姓郭名立，叫做郭排軍。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，安排酒來請他，分付道：「你到府中，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。」郭排軍道：「郡王怎知得你兩個在這裏？我沒事却說甚麼？」當下酬謝了出門。回到府中，參見郡王，納了回書，看看郡王道：「郭立前日下書回，打潭州過，却見兩個人在那裏住。」郡王問：「是誰？」郭立道：「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個，請郭立吃了酒食，教休來府中說知。」郡王聽說，便道：「叵耐這兩個做出這事來！却如何直走到那裏？」郭立道：「也不知他仔細。只見他在那裏住地，依舊掛招牌做生活。」郡王教幹辦去分付臨